

维多利亚小姐

译文  
丛书

17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**维多利亚小姐**

俞亢咏等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长鹰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56 1/32 印张8.75 插页2 字数210,000

1993年11月第1版 1993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,001—3,300册

ISBN7-5327-0744-X/I·377

定价：4.85元

(沪)新登字111号

译

# 目 录

---

## 生不如死

〔美国〕马克·吐温作 颜 伟译 1

---

## 灵火

〔美国〕苏珊·柏来克白恩作 王元美译 11  
克利斯多芬·秀美克

---

## 跌落的地点

〔联邦德国〕格律恩作 张威廉译 81

---

## 跑空车

〔苏联〕安东诺夫作 蒋风翔译 105

---

## 调皮捣蛋的猿猴

〔意大利〕班德罗作 圣 韵译 162

---

## 维多利亚小姐

〔挪威〕汉姆生作 俞亢咏译 167

---

## 烤鹅

〔伊朗〕贾玛尔扎德作 张 晖译 262

---

## 作者和作品简介

275

---

# 生不如死

〔美国〕马克·吐温

颜 伟译

一八九二年的三月份，我是在里维埃拉的曼通港度过的。在这个幽静的地方，你可以独自一人尽情地欣赏周围的景观，而在几英里之外的蒙特卡洛和尼斯，便只能与乱哄哄的众人分享了。也就是说，你能独享这里充足的阳光，柔和的风和碧波荡漾的海，而不必为外界所纷扰，如社交应酬、大肆吹嘘、炫耀摆阔之类。曼通显得宁静、素朴、悠闲、谦逊。有钱的、爱摆阔的人是不光临此地的。我是说通常阔佬们是不来的。不过偶尔亦有例外，很快我便结识了一位。为了不至于暴露他的真实身份，我将称他为史密斯。一天，在英格兰饭店吃第二批早餐时，他惊叫起来：

“快！你看那个正往门外走的人，看得仔细点。”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你知道那人是谁吗？”

“知道，他比你早到几天。听说是里昂的丝绸商，很有钱，已经告老退休了。他脸上总有一种悲哀、恍惚的神情，从不与人交谈，我猜，他一定是个孤老头。他的名字叫梯欧非里·梅农。”

我料想接下去史密斯会解释他为何对梅农先生这样感兴趣；然而相反，他陷入了沉思，有好几分钟时间，他显然已经忘记我，忘记周围的一切了。他不时地用手捋他那蓬乱的白发，来帮助思考，而让桌上的早餐就这么凉着。终于，他开口了：

“唉！忘了；我想不起来了。”

“想不起什么了？”

“汉斯·安徒生的一个童话故事，一个很美的童话故事。可惜记不大清了。故事大约是这样的：一个小孩养了一只小鸟，他很喜欢小鸟。可是当小鸟被关进笼子以后，它的小主人却粗心地把它遗忘了。小鸟不停地啼啭着，它的歌声没有人听得见，也没有人去留意听。终于，它饥渴交加，渐渐地，歌唱变成哀鸣，哀鸣变成了孱弱的呻吟，最后，停息了——小鸟死了。那孩子来了，悔恨的痛苦撕咬着他的心，他噙着辛酸的泪水，唤来了他的伙伴们。他们为小鸟精心布置了一个葬礼，伤心不已地埋葬了小鸟。这些可怜的小东西！他们哪里知道，将艺术家们活活饿死，再用一笔足以使他们丰衣足食的钱举行葬礼，建立纪念碑的岂只是孩童啊？现在……”

谈话就在这里被打断。那天晚上十点钟左右，我遇见史密斯，他邀请我去楼上他的会客室，同他一起抽几支烟、喝几杯烈性苏格兰威士忌。这是一处温暖惬意的居所，松软舒适的坐椅，令人欢畅的灯光，干燥的橄榄木柴喷吐着热情好客的火。再配上窗外那阵阵低沉的拍岸涛声，一切就完美无缺了。两杯威士忌下肚，舒心地、懒懒地聊了一会儿，史密斯说：“好了！喝得差不多了。你来听我给你讲一段离奇的故事。是我和另外三个人之间的秘密；今天我打算道破这埋藏多年的秘密。你坐这儿是否舒服？”

“舒服极了。讲吧！”

接下来他告诉我：

“很多年以前，我还是个青年画家——实际上还非常年轻，我在法国乡村各地流浪，这儿画画，那儿画画，很快便与两位法国青年结成游伴，他们也和我一样是流浪画家。那些日子，我们有多穷就有多快乐，或者说有多快乐就有多穷——随便怎么形容都行。他们俩一个叫克洛迪·弗莱尔，一个叫卡尔·布兰哥，这两个可爱极了的家伙，总是最最乐观开朗的，他们嘲笑贫困的威胁。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他们都生活得高尚、快活。

“在一个布列塔尼人住的村子里，我们终于山穷水尽了。一位和我们同样贫困的画家收留了我们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是他把我们

从饥饿中解救出来的，是弗朗索瓦·米勒<sup>①</sup>。”

“啊！是鼎鼎大名的弗朗索瓦·米勒？”

“鼎鼎大名？那时他跟我们一样默默无闻，甚至在他自己的村子里也没有一点名气；他穷得叮当响，只有用萝卜来填我们的肚皮，有时竟连萝卜也吃不起。我们四个人成了好朋友，忠实、挚爱的好朋友。我们在一起尽自己所有的才能埋头绘画，画稿堆了一摞又一摞，能卖掉的寥寥无几。我们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；可是，天哪！我们的生活又是多么窘困哪！”

“就这么熬了两年多，终于有一天，克洛迪宣布：

“‘伙伴们，咱们的末日到了。明白吗？绝对完蛋了。每个人都跟我们过不去——人们联合起来对付我们。我跑遍了全村，情况正如我所讲的那样。除非把过去欠的帐统统还清，否则就休想再借到一个生丁。’”

“这消息犹如当头一棒，令我们大惊失色。每一个人都意识到我们已濒临绝境。沉默了许久。最后，米勒叹了一口气说：‘我没办法——实在是没办法了，出出主意吧！小伙子们！’”

“没人回应，除非一阵令人沮丧的沉默也算是回应的話。卡尔站起身，神情激动地来回踱了一会儿，说：

“‘太不象话！瞧瞧这些画：这一摞摞的好画，并不比任何一个欧洲画家的作品逊色——不管是谁的作品。对了，好多看热闹的人也这么说过，或者差不离就是这个意思。’”

“‘可没人买。’米勒说。

“‘这没关系，只要他们这样说了；事实也正是如此。就拿你那

---

<sup>①</sup> 弗朗索瓦·米勒(1814—1875)，法国画家。

幅《晚祷》来说吧！有什么人告诉我……’

“‘得了！卡尔，我那幅《晚祷》！有人出五法郎的价。’

“‘什么时候？’

“‘谁？’

“‘哪儿人？’

“‘你为什么不要？’

“‘得了，别一齐说好不好。我以为他会多给点。我敢肯定他注意了那幅画，所以要他八法郎。’

“‘那末，后来呢？’

“‘他说以后再买。’

“‘妙哇！弗朗索瓦……’

“‘噢！我知道，我知道自己做错了，是个傻瓜。你们得承认，小伙子们！我原是一片好意，想……’

“‘啊！当然，我们知道。上帝保佑好心的弗朗索瓦吧！可是你别再干傻事啦。’

“‘我吗？我巴不得现在有人拿棵包心菜来换，瞧着吧！’

“‘包心菜！噢！别提包心菜了——我都快垂涎三尺了。别尽讲些让人难受的事。’

“‘伙计们，’卡尔说，‘你们说说，这些画缺乏艺术价值吗？’

“‘不！’

“‘那你们再说说，它们称不称得上是杰作呢？’

“‘称得上。’

“‘既然称得上杰作，若是标上一个著名画家的大名，是不是就能价格惊人？’

“‘那当然，没人怀疑。’

“‘我是在说正经的，真是这样吗？’

“‘嗨！没错，我们也不是说着玩儿的。可那又怎么样呢？跟你



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’

“‘这么办，朋友们：咱们给画标上个著名画家的名字！’

“七嘴八舌的说话声顿时停息，每张脸都带着疑问转向卡尔。什么莫名其妙的事儿？哪儿有名画家的尊姓大名可借？谁去借？

“卡尔坐下，继续道：

“‘现在，提请大家注意，这是一桩十分严肃的事情。我们要想摆脱穷困别无他路。根据人类历史中大量而长期存在的事实，我认定此为万全之策。我的这一计划能使各位全都发财。’

“‘发财！你发疯了吧！’

“‘我没疯。’

“‘不，你确实疯了。你清楚什么叫发财吗？’

“‘每个人拥有十万法郎。’

“‘我早看出他脑子不正常了。’

“‘是啊！他一定是疯了。卡尔，你让贫困给折腾得太厉害了，……’

“‘卡尔，你需要服片镇静剂，马上去休息。’

“‘先把他绑起来。绑头，然后……’

“‘不，绑脚；他的脑子呆滞了好几个星期了——我已经注意到了。’

“‘闭嘴！’米勒脸色严肃地喝道，‘让这小子说出他要说的话。好，卡尔，继续讲你的计划。你打算怎么干？’

“‘好，首先请大家注意一下人类历史中这样一个事实：许多位名画家的价值要在他饿死病故之后才会被人公认。这种现象屡见不鲜，所以我大胆地归纳出一条规律：任何一位默默无闻、不为人们所注重的优秀画家，一旦亡故，其价值必定会被公认，其作品也必将随即身价百倍。我的计划是：我们当中必须死一个人，用抽签的办法决定人选。’

“如此若无其事地说出这番出人意料的话，把我们都给惊呆了。接着，我们对卡尔发昏的脑子又是一通乱哄哄的劝告——劝他服镇静剂；他耐心地等这大呼小叫平息之后，才又接着说：

“是的，我们当中必须死一个人，为救其他人，也为救他自己。中签者将闻名于世，我们四个人全都会发财。安静，请保持安静；别打岔！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这么办：今后三个月内，将死的那个人要竭尽全力画画。尽量扩大他的存货量——不是完整的作品，不是的！只一些轮廓素描，习作，局部习作，或者未完成的习作等等。每幅画上胡乱地抹上十来笔，当然都是毫无意义的，可是他姓名的缩写字母不能忘了签上。一天出五十幅，每幅都得具有他独特的风格，使之易于辨别——要知道，这些东西都是供出售的，被世界各大博物馆以高价收藏的，这位绘画大师谢世之后，我们得有一吨存货——一吨！今后的三个月里，其他人将忙于供养这位垂死之人，对整个巴黎和画商们施加影响——这是为即将发生的事件做准备，等到时机成熟，便一下抛出死亡讣告，安排一个举世瞩目的盛大葬礼。明白了吗？”

“‘不明白，至少不十分……’”

“‘不十分明白，是不是？你们怎么还不明白？那个人不是真的去死，他只不过改名换姓，便可销声匿迹；我们埋葬的是假人，并为它哭泣，还要让全世界和我们一起为它伤心落泪。我……’”

“没容他讲完话，屋里便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欢呼声；大家欢跳雀跃起来，激动地拥抱在一起，以表达自己感激、欣喜的心情。一连好几个小时，我们都在讨论这项伟大的计划，也不觉得饿了。等所有细节问题都安排停当之后，进行了抽签仪式，米勒中签——用我们的话来说，当选为‘死者’。尔后，大家将各自贴身纪念物集拢在一起，拿去换钱——若不是为了给那笔更为丰厚的财富做赌注，这些小饰物是无论如何不肯割舍的——凑足了一顿俭朴的告

别晚餐和一顿早餐，还剩几法郎留作出外旅行之用，另外买了些萝卜之类的食物，以后这段日子，米勒还得靠此活命哩。

“第二天早晨，我们三个人吃过早餐，便整装出发——当然是步行。每个人都带着十多幅米勒的小型作品，试图能卖掉。卡尔取道巴黎，为那一个将临的辉煌的日子，去那儿树立米勒的声望。我和克洛迪也兵分两路，辗转于法国各地。

“你若是知道我们是多么轻易地遇上好运气的，会不相信。我走了两天便开张做生意了。那是一座位于镇子边缘的别墅，我瞧见别墅主人正站在楼上阳台上，便着手画起别墅的素描图。他下楼来观看——果然不出我所料。我迅速挥动画笔，意在引发他的兴趣。他不时地发出一声满意的赞叹，不一会儿便打开话匣子，还热情洋溢地称我高手呢！

“我放下画笔，手伸进帆布挎包里，取出一张米勒的画，指着画布一角的签名，自豪地说：

“‘你不会不认识吧？他是我的导师！名师出高徒嘛！’

“那人脸上显出内疚、窘迫的神色，不说话了。我遗憾地说：

“‘你该不是在暗示你连弗朗索瓦·米勒的签名都不认识吧！’

“他当然不认识米勒的签名；可他还是世界上最叫人感激不尽的人，因为他能如此轻而易举地从尴尬中解脱出来。他说：

“‘谁说的！嗨！这不是米勒的签名吗？没错！真不明白我刚才在想些什么。我现在自然一眼就认出来了。’

“接着，他便提出要买米勒的画；我说尽管自己不富裕，可也不会落魄至此。然而说到最后，我还是让他以八百法郎的价买走了那幅画。”

“八百法郎！”

“可不是。米勒兴许会拿它换块猪排，我却用这小东西换了八

百法郎。现在我还想用八万法郎赎它回来呢。可那个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啦。我那幅别墅素描也不错，我想卖十法郎就算了。可那人是不会答应的，我是这样一位名家的高徒嘛！于是我卖了一百法郎。从镇上我直奔米勒处，将八百法郎交给他，第二天便重又上路。

“但是我不再步行了——不。我坐车了，从此便一直是以车代步。我每天出售一幅画，从不打算卖两幅。我总是对买主这样讲：

“‘弗朗索瓦·米勒的作品一幅都不该卖，先生他已经活不到三个月了，等他一去世，他的作品就不是凭感情或用钱能搞到手的。’

“我尽可能小心谨慎地传播这一小小的事实，好让整个世界对此事的发生不感到突然。

“售画计划为我增光不少——是我一手策划的。那是我们制定作战方案的最后一晚，我们都赞成先试试，如若不成，再采取其它步骤。初战告捷。我只步行了两天，克洛迪也是——我们两个都怕米勒在离家太近的地方出名——而卡尔只走了半天，这机灵的，没良心的淘气鬼。从此以后，他便如同公爵一般继续他的行程。

“我们常跟地方报纸的编辑拉拢关系，不时地在各家报纸上刊登一则新闻报道。其内容不是宣布发现了画坛新星，而是假装每一个人都知道弗朗索瓦·米勒的大名；不是用各种手法大肆吹捧，而是用寥寥数语轻描淡写‘画家’的健康状况——一会儿信心十足，一会儿灰心沮丧，但语气里总是隐隐流露出对病情恶化的担忧。我们常将这些段落勾划出来，将报纸分送给每一位主顾。

“卡尔很快到达了巴黎，他更是棋高一招。他与记者们交上了朋友，他们将有关米勒健康状况的报道发往英国、美国、欧洲大陆乃至世界各地。

“六星期之后，我们三人在巴黎碰头，决定暂时停止活动，不再写信向米勒索画。我们认为时机成熟，火候正旺，不立即动手就将铸成大错，说干就干，不可延误。于是我们写信通知米勒上床，尽快使自己病入膏肓，因为我们希望他十天内永诀人世，如果他准备停当的话。

“我们算了算，发现总共卖掉八十五幅小型画作和习作，收入六万九千法郎。卡尔做成最后一笔，也是最为精彩的一笔生意，那幅《晚祷》他卖二千二百法郎，我们着实夸奖了他一番！——可还是不曾料到，会有这么一天，法国政府竟会为将《晚祷》搞到手而费尽心机，一个外国人竟愿出五十五万法郎收藏此画，并且用现金支付。

“当天晚上，我们举行了一个香槟酒会以示庆祝。第二天，我和克洛迪收拾行装，回去服侍处于弥留之际的米勒，避免有爱管闲事的人前来探视；每天将病情报告寄往巴黎卡尔那里，让他通过世界各大报纸，告知所有的人们，他们已经守候多时了。终于，不幸的最后一幕如期上演，卡尔也及时赶来，在这场令人悲痛的闭幕式上帮助料理。

“你记得那次盛大隆重的葬礼吧！全球为之震动，东西方知名人士纷纷前来送葬，以表哀悼。我们四个人——依旧没有分开——抬着棺材，不让任何人插手。这样做非常明智，因为棺内除一具蜡像之外别无他物。任何一个外人来帮忙抬，都能从棺材的重量上猜出其中有诈。是啊！依旧是我们四个人，在那逝去的艰难岁月里相亲相爱、患难与共的四个人，抬那棺……”

“哪四个人？”

“我们哪！——米勒也帮着抬他自己的棺材。不用说，自然是要经过一番装扮的。装扮成他的亲戚——一位远亲。”

“让人难以置信！”

“但这却又是千真万确的。你一定记得那些画的价码上涨得多么惊人。钱，多得我们简直不知道拿它派什么用场。现在巴黎有个人拥有七十幅米勒的作品；为此他花了二百万法郎。这么大批的素描和习作都是那六个星期我们在旅途中时，米勒‘铲’出来的。我们如今出售这些画的价码更要让你咋舌——不过，这还要看我们是不是高兴卖呢！”

“真是一段奇妙的故事！妙不可言！”

“是啊——你说得不错。”

“米勒后来怎么样了？”

“你能恪守秘密吗？”

“能。”

“还记得今天在英格兰饭店，我让你注意的那人吗？他就是弗朗索瓦·米勒。”

“太妙了……”

“的确，这次他们没能饿死一个天才，并把他应得的报酬放进别人的腰包。决不允许对这只小鸟唱出的心声处之漠然，然后再给以隆重但又冷酷的葬礼。我们注意了不再重蹈覆辙。”

---

# 灵火

〔美国〕苏珊·柏来克白恩

克利斯多芬·秀美克

王元美译

## 第一幕

**时间** 现代

**景** 乔治亚州，瑞本郡。山旁“寂寞的石头”田庄。

舞台上方群山高耸，蓝色屋脊伸向无穷尽的远方，大地陡峭地垂下。在群山衬景和布景之间，除了高大树顶和倒塌小棚顶，看不到其他东西。

台左露出一座山上房屋的一部分，屋子四周围着廊子，一座斜墙，上有通厨房的门和一扇窗户。

台下部必须有五尺宽的空间。

走廊——主要表演区，尽可能离台前方的地方有二三十英寸高于舞台的石基柱子支撑着。

台上方，走廊围着屋角转过去，直到看不见。

屋顶下垂，宽阔的台阶——也是一个表演区——伸向走廊当中，直到左边台内。台上方当中台阶走廊有栏杆，台下方没有。

小屋只是一个框架，从支柱和背景产生气氛和感觉。

舞台是黑的，台外地拉德弹吉他，从“我的脚是走路的”序曲开始唱：

我确实记得我的家，  
确实很清楚地记得它。

灯光慢慢亮起，安娜和希托在“寂寞的石头”田庄里。

**地拉德**（继续唱）

因为我离开它的那天，  
也正是这个季节。  
我能看见它笑，  
每里地都在笑。  
但我的脚是用来走路的，  
何必来说它呢！

地拉德歌声中断。农村中午非常炎热，蟋蟀声、蝉声不绝。安娜和希托。安娜坐在走廊的摇椅上缝补棉被。她是个七十九岁的山村老妪，一件黑色长衣，外系一条围裙，戴着做针线用的钢边眼镜。希托靠在走廊上出神，一动也不动，他七十七岁，穿着一身破旧打补丁的山村居民工作服。

**安娜** 你在哪儿？

**希托** 我永远在这儿。

**安娜**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？

**希托** 不知道。

**安娜** 星期五，二十九号，劳动节就要到了。

**希托** 地下深处已经有了信息。假如我是你，我不会去烧那个肉的。

**安娜** 你怎么知道的？



希托 炉子上你烧了水，桶里有个猪头。

安娜 修整它比煮它难多了。你不知道我得费力气吗？

希托 煮它和洗它，你都不犯愁。你只为地拉德发愁。

安娜 我真希望我能控制自己。

（希托向台前移动。她不看他）

希托 你想什么我知道。你常说我什么都知道。

安娜 你看过这封信吗？

希托 没有。

（安娜从围裙口袋里取出信来）

安娜 他要去开音乐会，说他这个周末在“海瓦西费良德”租到了一个剧场。

希托 “海瓦西”！离这儿三十里地，你不能去。

安娜 用不着去，他说他要在这儿停留一下。（她读信）“芝瑞很久没写信了，她进步了，我们又要搬家了，”（她叹气）这是第十五次了。（她再读信。希托喃喃自语）“孩子们亲切地问你好。我在家时，尽力为他们做力所能及的事，我知道我不会写信，但别发愁，一切都好。三十号我要来看你，虽然我不能停留多久。”（她中断读信）三十号就是明天，我要把这猪头拿走。

希托 你在想什么？

安娜 我也不大知道，希望他多告诉我关于孩子们的事。从去年圣诞节我就没有听到关于芝瑞的事了。

希托 我一辈子也不写信，只给胡佛总统写过一封，他也没回过信。

安娜 这不一样。

希托 行了，他说一切都好就行了。

安娜 不，他说“别发愁，一切都好”。让我不放心。

希托 地拉德常常是那样的。

安娜 他是个好孩子。